

暮春
晚春的行旅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回憶與隨想文

晚春的行旅

黃裳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責任編輯 習芝
裝幀設計 尹文 黎錦榮
封面題字 鄭家鎮

書名 晚春的行旅（回憶與隨想文叢）
作者 黃裳

出版發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印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次 一九八四年十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國際書號 ISBN 962 : 04 : 0258 : 8

規格 三十二開 (184×114mm) 二六二面

©1984 Joint Publishing Co. (HK)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序

《晚春的行旅》是去年年初編成的。我曾爲了完成編選工作而滿心高興。爲自己編集子是一件愉快的事，編選的過程就是回顧一個時期來生活、工作的過程。這過程並不一直是平靜的，也許正因爲如此，回顧時才會覺得有滋味，就像嘴裏嚼着青果一樣。

稿子交出了却了一樁心事，去幹別的了。前兩天得到編輯部通知，說是書將付印，希望補做一篇新序，不料這事却是如此艱難。無話可說却要硬說，是痛苦的；不過這並不是當前遇到的主要困難，想說的話並非一點都沒有。譬如小書裏收入了一組記遊的文字，關於「遊記」我就一直懷着一些不清楚的概念。什麼是「遊記」？有沒有「遊記文學」這樣的東西？只有作家才能寫「遊記」麼？科學家、史學家、地理學家……的著作中有沒有包含着「遊記」的因素？《水經注》、《洛陽伽藍記》以至《梁思成文集》裏那些古建築調查報告，能和「遊記」沾得上邊麼？《徐霞客遊記》是科學著作還是文學作品？這都是很有趣的問題，如果加以認真的分析、思考，是會得出應有的有益的結論的。但這彷彿又不是應該在序文裏討論的內容。

在精通「文學概論」者看來，也許這是一些常識以下的胡塗觀念。不過在我却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平常見慣的那種用漂亮的、精雕細刻的語言來鋪陳自然現象，用慷慨激昂或衰弱感傷的情調着意編織的文字，是很難寫的。沒有特殊的天賦和功力，勉強仿效，往往只能尋得畫虎不成。這條路不容易走，反覆考慮，唯一的辦法只有老老實實地寫下自己的見聞和感想，只要真實、樸實就好。但真正作到這一點，也並不是容易的。

去年秋天又到西湖邊上住了一段日子，這中間又去了一次紹興。早去晚歸，只花了一天時間。走馬看花到了幾處已經遊覽過的地方。首先去瞻仰的是魯迅故居。故居我前後到過三次。解放初的那一次，看到的是還未經過整修的老屋。這當然已經不是當年的原狀，被後來的房主拆建改造過了。但老屋舊址依稀還在，破敗荒穢的「百草園」簡直和《朝華夕拾》中的描寫沒有什麼兩樣。參觀後留下的印象是很不壞的。

三年前第二次訪問時，故居的整修工作正在進行尚未竣工，內部也正在拆改重裝。這次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在臨街處看到了一座新建的西式「大門」。這座門樓使我看了感到吃驚，並非爲了它的「富麗堂皇」，而只是一種驕地襲來的幻滅感，好像它將故居原有的格局、氣氛一下子全部打破了。

這回已經是對紹興的第三次訪問，是陪巴金一起來的。他在久病之後來杭州休息，

想起還從未到過魯迅的故鄉，所以力疾進行了這次訪問。他的行動還不方便，但興致却很好。在故居的大廳裏小坐，接受了紀念館所贈的「金不換」毛筆。筆裝在精緻的長方木盒裏，這是魯迅先生一生都在使用着的一種水筆，確是極好的紀念物。後來又到百草園去，在這裏流連了很久，還照了幾張相。園裏新添了些冬青花木，鋪起了平整的小徑。四周的斷垣看不見了，代之以鑲了透窗的矮矮白色圍牆。不過依舊保留了一段舊土牆，使人們得以想像當年魯迅在後園玩耍，聽蟋蟀彈琴，油蛉低唱，拔起何首烏藤蔓……的光景，真是值得感謝。

後來我們又到故居斜對面的三味書屋去。跨過一條小河，走過石板橋，就到了這古老的書塾。三味書屋可能是故居範圍內保存得最好的一處遺址。梁同書寫的扁額，畫了一隻肥大的梅花鹿的紙本中堂，都奇迹似的保存得好好的。在右側的牆角，老師座位的後面，安放着一隻小小的書桌和一把矮矮的椅子。這是魯迅當年讀書時的座位，書桌上還留下了他手刻的「早」字。巴金搖搖地走到書桌前面，困難地捱進小椅子坐下以後，笑了，高興地笑了。

午飯時每人吃了一小杯五十年陳的黃酒，少少休息後又去了禹陵，接着就走上了歸途。我曾提議到沈園去看看，被主人勸阻了，說那裏還沒有整修，破破爛爛的沒有什麼

好看。我想，陸游在詩裏說，「沈園非復舊池臺」，也許破破爛爛的遺址倒正好合乎詩人製造的意境、氛圍。……

《江南園林志》的作者、建築師童寯說過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意見，他說，

「山石亭池成矣，而花木仍有待，蓋楊柳雖成蔭，而松柏尚侏儒。且石徑之苔蘚未生，亭臺之青素刺目，非積年累月，風剝日侵，使漸轉雅馴不爲功。」

又說，

「愛拙政園者，遂寧保其半老風姿，不期其重修翻造。」

這些話不是人人能說、肯說的，初看也真有點近於奇談怪論，出之於一位老建築師之口，却值得注意。他這些意見寫於一九三七年，一九六二年《園林志》出版，未作修改。在今天大力恢復、整修遭到嚴重破壞的舊迹的時候看來，依舊不會失去意義。不同意這意見的人往往認爲，不搞得金碧輝煌，就不足以表示對故鄉、名勝、前人的由衷敬意。

在西泠的山上聽雨，憑窗外望，湖面一片迷濛，雨脚落在古老的銀杏樹冠上，綴成了一片銀光閃爍的珠簾，這是湖上難得遇見的風景。阻雨在湖樓裏正是安心讀書的好機會。不久前接受了製片廠的邀約，爲巴金的傳記紀錄片提供一個脚本。這是一個艱難的

任務，我隨身帶來了三本《隨想錄》和一本《巴金論創作》，準備抽空讀書並寫下一點長編。這時面對烟雨迷離的西湖，正好坐下來細讀這些過去差不多都粗略讀過的文字，心情很不平靜，和窗外蕭蕭的秋雨所釀成的清寂、單調、蕭瑟情趣完全不同。在重新讀《隨想錄》時，很容易聯想到幾年來發生的許多大小事情，也記起了他曾說過的一些話，這都幫助加深了對紙上文章的理解。

巴金就住在附近，一次冒了雨去談天，很自然地說到《真話集》裏的幾篇文章。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也存在着一種最低標準，那就是不說假話。不過這並不是在任何場合都能行得通的。不說假話就一定要說真話，這中間沒有調和的中間道路。不得已時只能退到另一條迴避的防綫上去，我想起《且介亭雜文》就在目錄裏有一篇說明「不發表」的《「題未定」草（四）》。我一直弄不清這是怎麼回事，在新版的《魯迅全集》裏也沒有注解。我懷疑這是不是一篇不曾寫出或寫出而在當時不能發表的文字。可巧黃源同志在座，就順便向他請教。他說，當時的書商盜印搶印之風盛行，往往給作者帶來很大的危害，不能不採取對策加以抵制，魯迅就是用了這種故佈疑陣的方法。這解釋和我的猜想並不一致。巴金笑說，「這辦法我也用過。」這是指在香港三聯版的《真話集》裏，「鷹的歌」只列為「存目」，後來在人民文學版裏才補收進去。這也許可以算做一條小

小的掌故，但並不是茶餘飯後的消閑資料。

在讀書的過程中積累了一本筆記，簡單地記下了許多聯想，我想，這是可以寫成有點像「箋註」那樣的東西的，一時感到了頗為強烈的衝動，想抓緊把它移到紙上來，以免陷入遺忘。也許這會比五年前寫的《記巴金》有些進步。可是不久就匆匆回來，一下子又落入了忙亂與紛擾，再也沒有了原來的興致，《西泠聽雨記》至今也還只有一個題目。

以上是這次重翻了《晚春的行旅》的目錄後想到的一些瑣事。最後，我還是想重複一年前說過的話，

「將一九七八年下半年起所寫的部份雜文編成了一本小書。看看內容也無非是『山川、歷史、人物』之類。其實正不妨逕題為『續集』，但却取了現在這樣一個書名，理由是中間有幾篇旅行記寫於春晚的季節。早春，平常人是還想不到要出遊的，當然，像孟浩然那樣要踏雪尋梅的詩人是例外。一般總要等到了濃春，這才一窩蜂向湖山勝處湧去。我自己的經驗是，每年到了春天，也總想到什麼地方去走走。但總是躊躇着，總是拖，結果往往是拖到了春末，也就是所謂『綠肥紅瘦』的時候，只能趕上春天和遊春人潮的尾巴。但我覺得春晚出遊也有很大的好處。至少旅行包裏可以少帶幾件禦寒的衣物，

不必過分擔心那五風十雨、乍暖還寒的春天脾氣。晚春也實在是個美麗的季節，經過了蘇醒、餘寒……種種階段，春天的脚步這時變得更为堅實了。即以佈滿郊原的綠色而論，也早已由嫩碧、鵝黃化為厚重、沉實的濃綠。這是堅實、健康的顏色，孕育着茁壯生機的顏色，預告着繁茂的初夏、盛夏的已經或即將來臨。春天常有的困倦這時也一掃而空，是應該收拾行裝趕回去投入緊張繁忙愉快工作的時候了。」

是的，工作是美麗的。春天的脚步也一步步比一步堅實，一年前說過的這些話實在並沒有說錯。不是什麼「豪言壯語」，也不是「光明的尾巴」。

目錄

序	一
山陰道上	一
東湖	五
沈園	九
蘭亭	一四
禹陵	二〇
青藤書屋	二五
釣臺	三〇
瑤琳	三八
杭州雜記	四七
新安江之霧	五四

春遊雜感·····	六〇
《西湖夢尋》及其他·····	六〇
面皮·····	六四
香市·····	六七
古樹·····	六九
蝦爆鱔·····	七一
神·····	七五
櫻桃·····	八一
小街·····	八五
錢柳的遺迹·····	八八
九峯三柳·····	九六
勺湖小記·····	一〇〇
江村·····	一〇三
淮上行·····	一一〇

記巴金·····	一三〇
思索·····	一六六
過去的足跡·····	一七五
憶馬叙倫·····	二〇〇
森玉先生紀念·····	二〇五
徐森玉與《花間集》·····	二一一
孟心史·····	二二四
關於「寒柳堂詩」·····	二二八
關於陳寅恪·····	二三五
關於羅文幹·····	二三〇
作家的手迹·····	二三四
從吳恩裕逝世想起·····	二四〇

山陰道上

不知道出於怎樣的機緣，我們組成了一個小小的「旅行團」，在這早已過了最好旅行季節的寒冬，出發到浙東這「山水窟宅」裏來了。一天下午，我正睡在床上看書，忽然有人推門而入，嘴裏喊着「黃永玉前來報到！」一面大踏步地走了過來。這真是完全沒有想到的事。永玉說，到明年，魯迅先生就要滿一百歲了，應當準備一點賀禮。想到先生的故鄉——紹興去描幾幅畫稿。我說：「那麼我跟你一起去。」「旅行團」就是用這種方式逐步組織起來的。

我們都爲彼此都還保留着當年的「豪興」而高興。這次的旅行也確是快活、開心的。正如我後來爲他題畫時所說：「二十年來無此樂矣！」我說的是老老實實的話。

我曾來過紹興一次，不過那已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妻當時剛從學校畢業，被分配在阮社工作。阮社就在柯橋旁邊，是緊靠紹興的一個小鎮。陸放翁乾道六年（一一七〇）離開故鄉到四川去，寫下一卷題爲《入蜀記》的日記，他在第一天的日記裏就寫道：

「（六年閏五月）十九日黎明，至柯橋館。見送客。」當時這裏是紹興西北的一處水

路碼頭，設有驛館，送客的人就在這裏爲行人送別。記得二十多年前一個初秋的日子，我一早從杭州乘車出發，九時經過阮社，妻早已等在站上，跳上汽車，就這樣把她帶到了紹興。那次總共不過玩了半天光景，我們曾到過魯迅故居，又在解放路的酒樓上吃飯，後來就在街上閑逛。記得還到了「戒珠寺」，傳說這地方本是王羲之的故宅，還看到了他的塑像。但這寺現在好像已經沒有了，這次向招待所打聽，也沒有人知道。《紹興名勝》的小冊子裏也不提起。使我感到惘然。我對紹興的知識也不過就是這些。

這次重來，本來準備多住幾天，可是後來計劃改變，只停留了兩天。應該去的一些地方總算都到過了，不過留下的印象依舊是朦朧的。紹興是水鄉，應該乘有名的烏篷船慢慢地在小河裏搖，才能領略那特異的風味。本來是還打算乘船到魯迅的外婆家——皇甫莊去的，即使看不到上演社戲那種熱鬧場面，但水鄉風味多少總能領略一二。但這也沒有如願。兩天中間一直坐在車子裏跑來跑去，因此一些都沒有能感到這地方原來是水鄉。只除了在將近紹興時，看到與公路並行的河中殘留着的「緯道」遺迹，才引起了一些遐想。

「緯道」這名目是我杜撰的，不知道應該叫做什麼。這是在河裏築起的一長串一眼望不到頭的青石墩，中間間隔大約正好是一步，隔不多遠就有一處微微凸起，有如一座

座小橋。當年曳着官船或貨船行進的背繃人，就在這些青石塊上艱難地移動着他們前進的腳步。這情景好像已經是頗爲遼遠的古昔了。陶元藻在《廣會稽風俗賦》裏寫道：「其爲山也，峻而不險，鉅而不頑。盤紆靜穆，起伏幽閑。其爲川也，流非奔瀉，聚少盤渦，千村有楫，百里無波。」紹興的山川風貌留給我的印象差不多也就是這樣。不知道爲什麼王子敬要誇張地說：「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也許我去的地方少，實在並沒有產生眼花繚亂的感覺。至於「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也不大好理解。我們來到紹興已經是十二月底，却也並未發生怎樣說不出的激情。看來魏晉間人大抵都是感情脆弱的，又喜歡說漂亮話，今天讀起來必須打一個大大的折扣才行。

到紹興後住在招待所裏。這是一所整潔的舊式庭院，四面客房，中間是一個天井，是典型的江南庭園建築。推開後面的窗子，可以看見一個狹長的水池，池的四周是一圈亭榭。聽說這原是放生池。這一組建築的原名是「凌霄社」，是過去錫箔商人公會的會址。錫箔過去算是紹興的「特產」，在地方經濟中佔着重要的地位，也許並不下於有名度的老酒。經營這行業的商人之多竟能組成這樣規模的一個公會，是着實可驚的。

不過現在紹興不再生產這事物了。在招待所的小賣部裏，陳列的也只有各種漂亮裝潢的「花彫」與「善釀」。此外還有一種農民用的氈帽，就是阿Q頭上戴的那一種，用

黑色的羊毛厚氈製成，下雨或下雪時戴着，可以抵得一把傘，就是用來盛水也沒有什麼不可以。這種氈帽不但實用，造型也不壞，立即受到了畫家的賞識，買了五頂。

晚飯後坐在房間裏談天，只覺得陰冷。房內有空氣調節的裝置，也不怎麼頂用。研究的結果是，這種舊式建築物，即使經過裝修，也還是不大容易保溫。門窗都是木製的，對空氣的流通很有好處。其實這也並非出於建築技巧上的缺陷。江南水鄉的特點是低濕，特別是夏天。如果不考慮到通風，對居住、貯藏都將是很不合適的。

一九八一·三·二十